

嗨 我是藥學系的



干戈玉

元宵前一天，幾位藥二、藥三女孩子突然心血來潮，發起了湯圓晚餐會。她們還邀請很多藥一、藥四的共聚一堂，十幾個人把小小斗室擠得暖烘烘地，氣氛好是融洽。

大家邊談邊包湯圓，就有一個藥四長輩的賣油條，直搗著肚子臍疼。

「喂，學妹，你們這兒有沒有胃藥？」

「沒有呀。」

「什麼？！唸藥學系的不準備一些藥，枉費哪。像我們就會學以致用，平常有啥小病痛，都是

自己查書看看藥性，再根據老師所講的加以研判用藥——先學習自我診斷。」藥四學長半開玩笑說

「哦，你倒說說看，你現在有什麼症狀？」

「這個嘛，胃酸分泌過多……」

「好嘛，那你等一下鹹湯圓多吃一點，用鹼性去中和胃酸，肚子就不會痛啦。」藥三剛好上過藥化，順口說出抑酸劑的原理，好像蠻有道理的。

「呵，你想陷害我多跑幾趟廁所是不是？」藥四學長語出驚人，令大家一怔。

「怎麼會？」藥三的兀自不解。

「吔，照你的說法，那不就

酸鹼中和——肚裏全是水了嗎？！……」

刹時全場一片哄然笑聲。藥二的在旁不由歎道：「畢竟是唸藥學系的，三句不離本行；而且如此的對話，還非得高年級程度才說得出來哩。」

這就是我現在唸的系：藥學系。

× × ×

第一次聽到「藥學系」是在高二。

如果你讀的高中是所謂明星學校的丙組班，我相信「當時年少青衫薄」的你一定很能體會曹操那一世之雄的心境：今天下惟台大醫科耳，餘系碌碌，不足道也。因為我也曾有過那麼一段狂涓少年，所以實在不能怪我眼睛長在頭頂上，直到高二聽人提起藥學系，才曉得原來丙組還有這麼一個系。

偏偏藥學系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壞透了。

他們說很多藥學系畢業生，出去社會做推銷員的工作，常常要巴結醫生，跟醫生勾結，而且



賣春藥，禁藥……什麼的，無所不至，簡直是失去了職業尊嚴和人格。儘管當時我已蠻有獨立思考能力，我知道各行各業總是有它的光明與黑暗面，事情的推論不能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為什麼醫學界就能出現華佗和史懷哲之類形象事蹟，讓人前瞻仰止；而藥學界卻經常傳出「一粒老鼠屎，壞了整鍋粥」的事呢？勿庸諱言，中學時代的理想，在心靈上我是比較傾向醫學界的。

因此下面這段新生訪問對話錄，我想許多學長必然心有戚戚焉：

「喜歡這個系嗎？」

「無所謂喜不喜歡啦！考上就是了」

「你對這個系瞭解多少？」

「我只知道它排名不是很前面，其他的一無所知」

「那你怎麼會考上這個系？」

「……」回答的方式很多，總歸一句，是聯考分數使他被強迫中獎，而不是他志願選擇的。

「……」於是你滔滔不絕地介紹這個系。最後你問道：

「有什麼問題嗎？」

嗨 我是藥學系的



「請問怎樣辦理休學？」

昏倒。談了老半天，最後偏給你冒出休學話來。

大一我來註冊那年，系上新生報到率大概七成左右，據說歷屆以來差不多就是這樣子比例。你若稍為仔細注意註冊新生談話內容，你將會發覺藥學系的學生實在是多彩多姿。

「喂，你的英、數、化學不是一把單嗎？！怎麼跑到這裏？」

「嘿，英文71，數學55，化學82，你知道國文多少？我操，測驗題只拿了廿幾分，作文才得十幾分；還有三民主義竟然不及格……」

「暑假有沒有學長到你家訪

問啊？」

「有啦，我還跟那個學長玩桌球呢。」

「嘻嘻，我那個學長亂老實一把，他一來，我就叫我妹妹假裝是我，害他直瞪著名單連連問我妹妹是不是名字寫錯了……」

最精采的在後頭，排我前面那位老兄註完冊，拿了學生證之後，猛地大喊一聲：「什麼？！這裏的藥學系要唸五年！」我也是到那時候才知道我們中醫學院的藥學系竟然要修業五年。然後隊伍因此騷動起來，顯然跟我同樣迷糊的人不在少數。孔子說得好：「吾道不孤，必有鄰焉。」

藥學系一年級學生的流動率向來是很高的，這種心不定的游離心態，在下學期期末尤其激烈而矛盾地充塞著新鮮人。有人因為對大學嚮往幻想的破滅而休學，有人因為打算更上一層樓而重考或插班考……總之，就是「人心惶惶」這麼一回事兒。學長告誡說，他們班上有三個「革命先烈」英勇搶灘，結果重考那個又「回歸祖國」；插班考的有一個莫名其妙地跑到輔大（奇怪，私醫聯招可沒有輔大呀？）；另一個則接受中國陸軍的召喚，在成功嶺上高唱：「國旗在飛揚……」。沒想到我們這屆硬是「打破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一下子走掉了十七、八個，嚇得學長目瞪口呆：「後生可畏，後生可畏！」

為什麼系上同學會有諸多心裡不平衡的情形呢？翻翻通訊錄，看看每個人高中畢業學校，或許能提供我們一個線索。很多人都是所謂的明星學校出身，想當年意氣飛揚的天之驕子，如今身在醫院裏跟別系一比較，論聯考分數，論社會價值的評判，在在輸人一截，這對往日高高在上的自我實在是一大刺激。最氣人的莫過於昔時班上成績比你差的同學，現在卻是什麼醫學、牙醫之類的，想起來那股不服氣心理油然而生。也不見得是對醫學、牙醫有興趣，就那股不服氣在鞭策著自己向外發展——當然，社會價值觀和家庭方面影響也都是造成系上同學「不安於室」的原因，倒是因為興趣不合而離開的比較少。



我是藥學系



如果你問「藥學系」唸的是些什麼？抱歉，我現在才藥三，藥學的領域可說只沾點皮毛，門都沒摸到，遑論要述說其內容了。但是我們系主任在上藥化第一堂課時，對藥學所做的一段比喻，我永遠不會忘記。

以駕車為例：

藥——車，

醫生——司機，

病人——乘客，

藥師——製車之人。

登陸月球後，我們都記得阿姆斯壯那跨越歷史的一步，但是別忽略了，真正偉大的是製造太空船把阿姆斯壯送上月球的那一批幕後無名英雄們。——同樣地，具有駕駛能力的司機，只要經過訓練，人人皆可為之，而把乘客載送到目的地；但是真正偉大的是那些無中生有，把一堆鋼鐵機械組成車子的製車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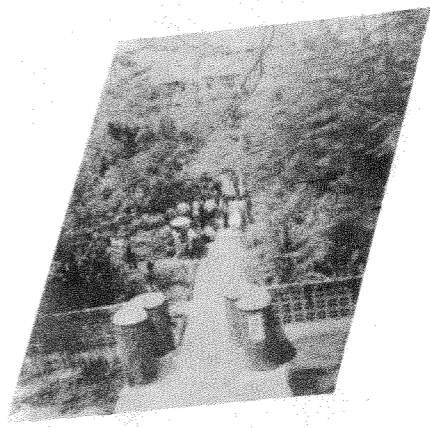
我想系主任並無意藉這個比喻硬要來抬高我們藥師自己的身價，社會本就是靠各個組成分子的通力合作以謀繁榮進步；主任大概是有鑑於目前藥學界一片低迷氣氛，用以激勵我們學藥學的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忘了我們藥師在社會人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所擔當的重責大任。

說起藥學界的低氣壓，不禁令我想到張世憲老師（他曾任全省藥師公會理事長）告訴我們的一份資料。他說根據某項統計，高雄市火車站前開計程車的之中，有十二個是藥學系畢業，昏倒。——我們絕沒有看輕計程車業的意思，我們只是覺得藥學系畢業卻找了開計程車當職業，未免太過學非所用。

不但老師這麼告訴我們社會上的事實，實際上連我們在學的學生都已感受到某種程度的無力感。記得在一項調查資料裏，有個問題是這樣問的：你認為藥師在社會上人們眼中是處於什麼地位？我就聽班上同學在回答時有這麼一段對話：「喂，你怎麼寫呀？」「喂……我寫的是：藥物販賣者。」「喂，太文言了，我直接寫『賣藥的』，乾脆多啦。」好個「賣藥的」，你說他妄自菲薄呢，還是說他認清現實？

於是，主任對我們藥學系的期許和社會現實的事實，常常讓學長很難有一個共同信念來薪傳給學弟們。碰到較悲觀學長，他會告訴你，趁著年輕趕快轉系吧，藥劑師執照租給人家，一個月才不過兩千塊哩；碰到比較樂觀的學長，他會以堅定口氣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你有肯幹，不要怕社會低迷氣氛，最重要是我們要建立起我們藥學系畢業的藥師風格，因此好好充實自己才是最實際。

我從不否認自己在一年級曾興起當藥學系叛徒的念頭，我也承認是聯考分數選擇了藥學系，而非我的興趣選擇了藥學系。但無論如何我畢竟是留下來，而且唸了三年。在班上，我看到許多心態的人，有人原本就瞧不起自己唸的系，但是由於某些因素而無法轉出去，造成他對系上、班上漠不關心的冷淡。有人認為反正這個系沒什麼社會價值（牌照租給人家不過兩千塊），轉又轉不出去，先“混”個畢業再說吧。有人什麼都不想，還是高中時代讀書模式，老師教什麼，他唸



我是藥學系

什麼，老師考什麼，他背什麼，每學期安安穩穩過去，就是不知道日後要幹什麼。有人覺得單是走藥學的路程太坎坷了，因此他把一隻腳另外踏在中醫特考的船上，尋求更多的選擇機會。有人並不滿足大學裏所學的東西，於是他或者準備考研究所，或者準備考“托福”……人心真的是難以捉摸。

大概因為我們藥學系在當今社會價值觀裏，不算冷門，也不列入熱門，屬於「高不成，低不就」情況，我總覺得系上同學心懷不遇，自認委屈的人很多。這股「虎落平陽」的心理，使他對系上脫軌，無法產生歸屬感，而輕視自己目前所唸的科系。要是具有這種心態的人，我倒想奉勸他，假使不滿於現狀，那麼趕快轉系吧。自己所做的事，不管怎樣，切不可輕視，因為輕視自己所做的事，就會終生輕視自己。既然留下來唸藥學系，即使目前社會價值觀對我們沒有作很高的評估，但我們無論在學習態度上，或是做任何事情，也永遠要竭盡所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心安，有長進。

若把學校當作一個大家庭的話，身為私立醫學院裏藥學系的一份子，我常將自己比喻成窮人家出身的醜孩子。由於我們沒有響亮的金字招牌，也缺乏國立大學那種充分補助經費的厚待，所以我說我們窮；而在學院這個大家庭裏，醫學系天生就是人見人愛的俊小子，我們藥學系在先天的客觀環境上是比醫學、中醫、牙醫遜色不少，從外貌看來，我們是醜多了，所以我說我們是窮人家的醜孩子。但我這種講法並沒有自暴自棄的念頭存在，反而我常常以此來勉勵自己。正因為我們在先天上比人窮、比人醜，所以我們更要發憤，我們要比別人更能吃苦，日後才有趕上別人的一天——且看明日之世界，竟是誰家之天下。